

忆春联

□ 苏蕊玲

爆竹一声除旧，桃符万户更新。再没有比春联更能代表过年的事物了，千家万户同一时间统一行动，红艳艳一片春联，新年喜气洋洋地就到了。

小时候在寒冷的冬夜陪父亲写春联，父亲坐在小方桌子前挥毫，我坐在对面，左手捏着裁好的红纸的一端，右手按着红纸，看一个个饱满流利的黑字在红纸上流泻。父亲写好一个字，我就要左手向后拉右手向前按一下，直到最后一个字写完搁笔。我小心翼翼地托了墨迹未干的春联，轻轻地一条紧挨着一条放在里间的地上，稍不小心墨汁就会从笔划上淌出来，这一联就得作废。窗外寒风呼啸，室内一灯如豆。不一会儿双手就冻得僵硬生疼，仿佛连骨头都要冻碎了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父亲凝神运气，挥洒自如，任毛笔在红纸上驰骋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因为畏惧，不敢言声，加上困得要死，所以写春联于我简直是酷刑。

日前回家在饭间与父亲谈及此事，他笑着说有这事吗。母亲在一旁插话说，有一年姥爷让父亲写春联，老人家拿到街上去卖了20块钱，买回40斤面粉我们家过的年。我诧异地问有这事吗？不知当年要写多少春联才能卖20块钱。

过新年是农家最隆重的事情，所以贴春联是犁耜锄耙牛马鸡鸭个个有份。院子里是“满院春光”，牛棚里是“槽头兴旺”，门前大椿树上“出门见喜”的头上还顶一菱形的大“福”字，像一把红彤彤的火炬照亮了光秃秃的树林子。厨房里酱色的大水缸上，斜斜地贴着“川流不息”。奶奶系了打补丁的蓝色围裙，手拿大葫芦做的水瓢弯腰舀水。缸底那只红色大鲤鱼扑棱棱一阵狂跳。曾经问奶奶水缸里为什么养鱼，奶奶说养鱼好啊年年有余嘛。有一次却说养鱼是为了提防有人在缸里下毒，这样鱼死了我们就会发现。不喜欢第二个理由，里面不仅有恐怖而且很残忍。

灶台的上方是“小心灯火”。奶奶烧火的时候我喜欢在跟前蹭来蹭去，伸出双手在火上烤。趁她站起来加水的当儿抓一把麦秸往灶膛里猛塞，火焰立刻被压灭，吐出一股浓浓的黑烟迷了我的眼。奶奶一边大声呵斥，一边鼓起腮帮子猛吹。我一边用被锅烟灰弄得黑乎乎的手揉眼，一边耐心地等着火灰下面那个细长条的红薯变得又软又甜又香。

邻村有个在城里工作的，经常穿一身蓝色的工人服，骑一辆自行车从我家房后的大路上经过。他那黑不溜秋的自行车后轱辘瓦上，赫然贴着“日行千里”的春联。我们一群小伙伴在他后边追着喊：“自行车，跑得快，崩了前带

崩后带。”他亦不恼，还好脾气地扭头对我们笑，把车铃铛摇得更欢。

“春深喜与客饮酒，夜静爱听儿读书。”父亲说他最喜欢这副联。风和日丽农事闲，三两知己一杯淡酒。耳听稚子书声朗朗，仿佛未来又可以寄托无限的希望。虽没有人世的大富大贵，但日子也可以这样的闲适、静美、有奔头。小时候爬树摔断了腿，几个月不能走路。邻居担忧地说你家姑娘长大后恐怕干不得重活了。九岁的我晃着两根细若筷子的小辫子竟然拍着胸脯说：“只要肚子里有墨水，哼！”父亲诧异地笑出声来。孩子的可爱在于敢说真话而无所顾忌，长大后就被环境污染而乔装、伪饰、作秀。然后为了说真话，需要再花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多的事情，学习很多的东西。

稀薄清冽的阳光懒懒地晒在黄土墙上，喜欢穿了被桐油漆得嘎嘎响的棉鞋踩着鞭炮的碎屑，去看人家门前的春联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大户人家的对联有普通对联的两倍还要宽，用金粉写出的字闪着富态和淘气。“喜看三春花千树，笑饮丰年酒一杯”。贴在柴扉上的春联红艳艳若枯木开了新花，一样是掩不住的新鲜和喜气。

春天不分贫富贵贱，千门万户一家不少都去拜访。屋檐下的冰挂如水晶的珠帘，井台边的桃花已经吐出了粒粒春蕾。一望无际的白雪覆盖的麦田，间或泊着静默的村庄，伸向淡淡的远山。天蓝了，云开了，春天真的来了。

父爱无言

□ 刘玉平

“安心上班吧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担心……”电话那端传来父亲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交待。放下电话，我又一次泪流满面。

窗外，节日的鞭炮声热闹非凡，一声声揪着我思家的心。节日值班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让我更加想念家的温暖。电话打过去，爸大概从电话里听出我的心情，忙安慰我：“上班就要安心，把公家的事干好，不要忧家里……”在父亲眼里，我这个吃公家饭的女儿是全家的骄傲。平时，总以工作忙为由，很少回家看望父母，妈有时念叨几句，爸就会白她两眼：“干公家事哪能常有时间回来看你，工作要紧，她这一行哪一天都不能没人值班。”我知道在父亲朴素的观念里，女儿的工作是天大的事。有一次我回家看望父母，刚到家手机就响了，父亲说：“是不是单位有事？那你快走，别耽误正事。”

人常说，父爱无言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深深感受着父亲给我的深沉的爱。上中学时，学校离家里远，每天早上，父亲四点半就起床，为我做好早饭，烧好热水，然后喊我起床。吃完饭，天还未亮，父亲陪着我走到另一个同学家门口，喊上那个同学我俩一起走，他才千叮咛万嘱咐“路上要小心”，目送我消失在漆黑的夜里。每天下午我放学回家，父亲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检查我的自行车刹车管不管用，车胎有没有气，车把灵活不灵活，检查修理好才放心。在学习上，父亲从没有苛求我考取前几名，但每学期我如期捧回的奖状都会让他露出舒心的笑容。

1991年秋，我考到了南方一所学校读书。细心的父亲弄来一捧家乡的泥土让我带上，而且从未出过远门的他非要送我去学校。他为女儿跳出农门而自豪，他高兴得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上下火车他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在前面为我开路，到了学校他又跑前跑后把我安置好。每次家里来信，他都一遍遍交待：吃饭不要太节省，要注意身体。有一次上

体育课进行运动会前集中训练，由于运动量太大，我身体血糖太低，一下子晕倒在运动场上。父亲从一个和我通信的同学那里得到消息后，第二天就寄来快件关切地问我身体到底怎样了，要不要紧，吃饭一定要吃好……并每月从家里微薄的收入中挤出生活费按时寄来。读着父亲的来信，我不由热泪盈眶，仿佛看到坚强的父亲劳累的身影，看到从不同困难低头的父亲支撑这个家的艰难。

毕业后参加工作，父亲仍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呵护着。尽管他没有太多的话，但他的一言一行包含着太多的爱。秋天一到，他会骑自行车赶二三十里路到单位给我送来我爱吃的鲜玉米；寒风凛冽的冬天，他又顶着刺骨的寒风送来妈妈亲自为我做的新棉被。现在我结婚有了孩子，他见了外甥亲个没够。儿子和外公也特别投缘，见了外公就要搂着外公的脖子，头顶着头亲热。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，我的心几乎被占去了全部，加上这几年单位工作一年比一年忙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父亲从未埋怨过一句，只是从我偶尔打回家的电话里听到父亲重复的叮咛：不管走到哪，都要好好工作，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。

这就是我淳朴的父亲！看着一天天老去的父亲，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自私和不孝，只知道理所当然地享受父亲深沉的爱，却从没有主动为父母多想想，从没有在他们孤单的时候多陪陪他们，甚至为自己少回家而找出各种所谓正当的理由和借口，而父母从没有要求儿女给他们什么，他们的付出不求任何回报。有一次父亲对我说：“看到你们几个长大成家，看到你们平安幸福地过日子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”话语中，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有些欣慰，儿女平安幸福是他最大的愿望。

父亲是座山，是我心灵永远的依靠。他的淳朴、宽厚、坚韧的性格，是一本我永远也读不完的书。